

鄞州地方文化丛书



鄞州名人传记

史浩丞相师帝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波出版社

《鄞州名人传记》丛书

帝师丞相史浩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师丞相史浩/俞信芳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743-470-2

I. 帝… II. 俞… III. 史浩(1106~1194) —传记

IV. K827=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755 号

主 编: 朱国富

副主编: 姜芬琴 戴松岳(执行)

编 委: 张忠良 史晓卿

鄞州名人传记丛书: 帝师丞相史浩

编 者: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 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王顺富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5 千

版次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470-2

定 价: 25.00 元

《鄞州名人传记》丛书总序

鄞州素称文物之邦,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美誉,它与江苏吴县、浙江绍兴县齐名,并称全国的三大古县。自唐以来,鄞州有进士近 1200 名,是全国进士最多的县之一。在这众多的杰出人物中,更有不少各具才情、各有奇勋的代表人物。他们以自己的作为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为深厚的鄞州传统注入鲜活的生机,给灿烂的鄞州文化留下鲜艳的色彩,在悠远的鄞州历史凸显鲜明的形象。南宋名臣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一家祖孙三代相继为相。他们以及郑清之、魏杞等人的活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鄞人时代”。一代鸿儒王应麟学富五车,识通古今,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宋词婉约派大家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以他们清丽婉约的创作,在中国词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天一阁以及范钦的藏书史是丰富多彩的鄞州藏书文化代表。抗清英雄钱肃乐、张苍水在天崩地坼的时代里,愤然举义,慷慨从军,以自己的生命在悲壮的抗清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沈光文在抗清失败后,东渡台湾,教授中文,弘扬中华文化,为台湾文化奠定坚实基础,从而被尊为“台湾文献初祖”。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万斯同、全祖望以其杰出的史学贡献成为大家。以他们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遂成为中国清代最著名的学派,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现代,名人涉及的领域更广、学科更多,出现许多执全国各学科牛耳的大师级人物,其影响之大,水平之高,人数之众当为全国少有。现代科学方

面有中国地质学的泰斗翁文灏、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妹、世界四大昆虫学家之一周尧等。人文科学则有书法界泰斗沙孟海、出版家张寿镛、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博物学家马衡、“中国的凡高”沙耆等人。

鄞州还有一些著名的家族。杰出的家族人才济济、延绵不绝。宋代的史氏家族一门竟有 72 位进士，楼氏家族学人辈出。明清时代的屠氏家族祖孙数代皆领宁波文坛风骚，万氏家族在文化上有“万氏八龙”之誉。近现代的著名家族则以塘溪的沙家，邱隘的马家和高桥的翁家为代表。塘溪沙村的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被称为“沙氏五杰”，连同被称为“中国的凡高、世界的沙耆”的天才艺术家沙耆，一族中 6 人同时成才，影响深远。邱隘盛垫的马家，在 20 世纪初叶，面临列强欺凌、民族危难之时，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等五兄弟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都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被称为“五马”。一家五人同在大学任教，这在 20 世纪的中国独此一家。其影响所及至今未绝。后代中则有著名艺术家马彦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等人。与马家同中有异的高桥石塘翁氏家族则高扬科学救国大旗，其中地质学家翁文灏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之一，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被称为“预测科学宗师”，内科学家翁心植是医学权威。

综观鄞州的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以特有的鄞州精神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治国安民为目标的 政治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使南宋的史浩、史弥远父子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不憚物议，坚持原则，以加强内部团结、反对轻动干戈为立国之本，使积贫积弱的南宋在半壁江山中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和灿烂的文化成果。其二是以急公好义、肝胆相照为特征的伦理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鄞州出现了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乡贤，尤以民国时期的张申之、乐振葆

最为著名。其三是以求新求美、求变求通为原则的文化价值取向。由于这种价值取向,鄞州人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中迅速理解了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在风气初开之际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在中国的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留下深深的印痕。如早期的电影界中有众多鄞州人便是其中的一例。其四是求实求利、四业同举为基础的物质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深入人心,鄞州的文人亲商经商,商业成为鄞州的传统行业,而以鄞州人为主体的“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中能脱颖而出,适时进行转换,从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商帮。这种不同于其他地区人物的价值取向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景观。他们的活动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人文传统。研究他们的生平,探索他们的精神,总结他们的经验,将有益于我们汲取奋斗的精神和历史的经验,为勤劳智慧的鄞州人提供学习的榜样和行动的楷模。

鄞州的历史人物个性鲜明、事迹突出、贡献卓著,但长期以来未作宣传,其人物的知名度远不及吴县(苏州)的范仲淹、唐伯虎(寅)和绍兴的陆游、秋瑾等。而鄞州不仅有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更有人才辈出的文化家族。为此,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决定在这些人物中选取若干名,约请宁波文史界的学者专家撰写传记,以集中宣传鄞州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既纪念先贤,又激励后人,作为鄞州文化建设的重要项目、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宝库。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学者可以寻找史料、学生可以受到教育。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史浩、郑清之、全祖望三人的传记已经成稿,即将付梓。编著者将这些人物的活动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环境中,努力揭示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和文化深度,生动再现了传主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和内心世界,体现了这套人物丛书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这些书将让这些先贤从历史典籍中走出来，向世界和后人展示鄞州先贤的事迹和历史功绩；为建设和谐鄞州，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文化的支撑。这便是这套丛书编撰的意义所在。

是为序。

政协宁波市鄞州区委员会主席 朱尚宝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任

2006年10月

目 录

《鄞州名人传记》丛书总序	(1)
一、史浩的时代	(1)
金军占领开封 高宗建康执位	(1)
金军继续南侵 明州陷落	(4)
秦桧执政 岳飞被害 桧亡	(12)
二、史浩的家世和生平	(14)
家世	(14)
生平	(26)
明州文化对史浩的影响	(41)
三、从政	(44)
任职地方事迹考	(44)
旧学	(61)
二次拜相 二次罢相	(76)
经筵	(117)
平反冤狱 引荐人才 中兴宋室	(129)
四、归里	(143)
四明洞天	(151)
晚年史浩	(160)
敬老	(174)
热爱家乡 家乡诗(词)抄	(179)

逝世	(185)
五、三教观	(191)
六、大曲、书画	(204)
七、家教 家训及《童仆须知》	(211)
八、著作考略	(220)
九、附录	(232)
《攻媿集》卷 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	(232)
《宝庆四明志》卷 9《史浩传》	(242)
《延祐四明志》卷 5《人物考·史浩传》	(250)
《宋史》卷 396《史浩传》	(251)
《宋太师左丞相卫国忠献王(史弥远)神道碑》	(254)
跋	(257)
后记	(264)

一、史浩的时代

金军占领开封 高宗建康执位

史浩从政以前宋代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

《宋史·钦宗本纪》^[1]曰：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二十五日，1127年1月8日)“京城陷”落。靖康二年二月“丙寅(初六，3月20日)金人令推立异姓(王)，孙傅方号恟，乞立赵氏，不允。”“丁卯(初七，3月21日)金人要上皇(徽宗)如(往，金人控制区)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辛未(十一日，3月25日)，金人逼上皇(宋徽宗)召皇后、太子入青城。”“乙酉(二十五日，4月8日)，金人以括金未足，杀户部尚书梅执礼、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三月丁酉(初七，4月20日)，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庚子(初十，4月23日)，金人来取宗室，开封尹徐秉哲令民结保，毋藏匿。丁巳(二十七日)，金人胁太上皇北行。四月庚申朔(初一，5月13日)，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押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辛酉，北风大起，苦寒。”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初一(1127年5月13日)是宋廷奇耻大辱之日。

金军北撤分东西两路，太上皇徽宗与太上皇后、亲王、皇孙、

驸马、公主、妃嫔及康王之母韦贤妃、妻邢氏等人坐牛车数百辆，随韩离不东路军由滑州渡河北去燕京；皇帝宋钦宗乘马，与皇后、皇太子、嫔妃、宗室及不愿拥立异姓王的官员何栗、孙傅、张叔夜、陈过庭、秦桧等人北去西京。这次被搜括的财物，据今人周宝珠先生统计有：金 21 万余两、银 714 万余两、绢帛约 1500 万匹、丝 1000 万斤，国子监内所有书籍及印刷用的书板、所有三馆国家藏书、太清楼等皇宫藏书，还有宫中日常使用的所有法驾仪仗、礼乐器具、天文仪器、珍玩宝物、书画珍品，以及天下州府地图等。金军还掳掠了大批人口，计有皇宫后妃、宫女等 300 余人，宗室男女 4000 余人，贵戚男女 5000 余人，诸色人 3000 余人，教坊 3000 余人，加上官吏、士人、内侍、僧道、巫卜、工匠百戏、民女丁男等，总数不下 20 万人，凡京师有用之人悉数掳走，连善做糖炒栗子的小商贩也不能幸免。因为金军走得匆忙，珍宝财物狼藉极多，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损失^[2]。

然而，就在宋皇室、贵戚成批被掳掠的时候，独独脱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人就是小康王。康王赵构，字德基。是宋徽宗第九子，当金军第一次进攻开封时，钦宗接受了金人的议和条件——割地赔款，以亲王、宰臣作人质。这时，在钦宗周围较为出色的亲王、只有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等不多几个，肃王是钦宗的同母弟，康王是徽宗之妾韦贤妃所生。康王颇知此中玄机，当钦宗召诸王问：“谁能为朕一行”时，康王主动请行，并在临行前密奏：“朝廷若有便宜，无以一亲王为念。”并责备害怕得涕泗交流的副使张邦昌，说：“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康王此举，赢得了不少人气。但人质入金营第二十三天，钦宗就命姚仲半夜袭金营，结果“不克而奔”。钦宗此举，引起金人怀疑：这位亲王在钦宗心目中并不重要，否则何以不顾人质亲王在金营的死活？怕是皇族中不重要的角色替代的。于是就向宋廷提出更换肃王为人质的要求，将康王放回开封。

靖康元年十一月，钦宗再次命康王出使河北，经磁州，守臣宗泽劝说：肃王入金未归，再去也是无济于事，还是留在磁州，见机行事。磁州的百姓认为使金副使王云将挟持康王入金，就将王云杀死。这时金军渡河，围困开封。磁州时有游兵出现，知相州守

汪伯彦邀请康王返回相州。闰十一月，钦宗以蜡书拜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十二月初一（1127年1月15日），康王开大元帅府。十六日（2月1日），康王至大名府，宗泽、梁扬祖先后率军至，张俊、苗傅、田师中等都归康王属下，军威稍振。这时，从开封传来：金军攻城未下，正在商议和好，嘱康王屯兵附近勿动。汪伯彦等认为和议可待，只有宗泽认为金人不可信，和议是幌子，亡我皇宋是真。应该直趋澶渊（在今河南濮阳），牵制金军待机反击，次第解除开封之围。但汪伯彦、耿南仲主张移军东平（今山东省西南），暂时避开金军的锋锐。宗泽的建议，确是条良策，但对好不容易摆脱金军的康王实在不敢冒这个风险，就在汪伯彦等人的建议下，派遣宗泽进屯澶渊。从此，宗泽被挤出元帅府，“不复预（元帅）府中谋议”。

建炎元年正月初八（1127年2月20日），康王退至东平；二月二十六日（4月9日），再退至济州（今山东济宁）；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又退至单州；二十四日，到达应天府（今南京）。五月初一（6月12日），康王在广大臣民的劝进声中，在应天府城外筑坛受天命，向北痛哭遥告二帝，然后回到府署举行即位大礼，是为高宗。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从此开始了南宋王朝。

注释：

[1] 《宋史》卷23（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出版。下引《宋史》均此本。

[2] 转引自顾宏义著《天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金军继续南侵 明州陷落

经过靖康掳掠,金人并没有满足,继续进行掳掠战争。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

建炎元年五月丙午(十七,1127年6月28日),金人陷河中府;九月壬辰(初五,10月13日),金人犯河阳、汜水;己酉(二十二日,10月27日),以谍报:金人欲犯江、浙;这年秋季金人分兵据两河州县,中山、庆源府、保、莫、邢、洺、冀、磁、绛、相等州稍后陷落;十一月辛亥(二十五日,12月30日),金人陷河间府;十二月癸亥(初八,1128年1月11日),粘罕犯汜水关;甲戌(十九日,1月22日),金人陷同州;己卯(二十四日,1月27日),金人陷汝州,入西京;庚辰(二十五日,1月28日),金人陷华州;辛巳(二十六日,1月29日),破潼关。

二年正月戊子(初三,2月5日),金人陷邓州;壬辰(初七,2月9日),金人犯东京,宗泽遣将击却之;乙未(初十,2月12日),金人破永兴军;丙申(十一日,2月13日),金人陷均州;丁酉(十二日,2月14日),金人陷房州;辛丑(十六日,2月18日),金人陷郑州;癸卯(十八日,2月20日),金帅陷潍州,又陷青州,寻遣去;辛亥(二十六日,2月28日),金人焚邓州;这个月金人还攻陷颍昌府、秦州,犯熙河;二月丙辰(初二,3月4日),金人再犯东京;戊午(初四,3月6日)金人陷唐州;甲子(初十,3月12日),金人犯滑州;癸酉(十九日,3月21日),金人陷蔡州;丙子(二十二日,3月24日),金人陷淮宁府;三月辛卯(初七,4月8日),金人陷中山府;丁酉(十三日,4月14日),粘罕焚西京去;这个月金人还攻陷凤翔府;四月乙丑(十二日,5月12日)兀室复入西京,寻遣去;丁卯(十四日,5月14日),金人入洺州;五月甲辰(二十一日,6月20日),金帅娄宿陷绛州;九月癸巳(十二

日,10月7日),金人陷冀州;甲午(二十三日,10月18日),金人再犯永兴军;十月癸亥(十二日,11月6日),粘罕围濮州;十一月辛巳朔(初一,11月24日),金人围陕州,壬辰(十二日,12月5日)陷延安府;乙未(十五日,12月8日),金人陷濮州;壬寅(十九日,12月12日),金人陷相州;甲辰(二十四日,12月17日),陷德州;这个月金人还犯晋宁军,陷淄州;十二月庚申(初十,1129年1月2日),金人犯东平府,又犯济南府,守臣或弃或降;甲子(十四日,1月6日),金人陷大名府;又陷袭庆府;乙丑(二十五日,1月6日),陷虢州;辛未(二十一日,1月13日),金人犯青州;这年冬季,杜充决河以阻金兵。

三年正月丁亥(初八,1129年1月29日),金人再陷青州,又陷潍州,焚城而去;丙午(二十七日,2月17日),粘罕陷徐州,金兵又取彭城趋淮甸;戊申(二十九日,2月29日),金兵到达泗州;二月庚戌朔(初一,2月21日),高宗才允许士民逃避战乱。命刘正彦部兵护卫皇子、六宫至杭州;辛亥(初二,2月22日),金人陷天长军;壬子(初三,2月23日),得知金军将至,身在扬州的高宗赶紧披甲“驰幸”镇江府。当日,金人陷楚州,金兵过杨子桥;癸丑(初四,2月24日),游骑到达瓜州;是夕高宗离开镇江,到达吕城镇;金人入真州;甲寅(初五,2月25日),高宗退到常州;丙辰(初七,2月27日),退到平江府;丁巳(初八,2月28日),金人犯泰州,旋又陷之;戊午(初九,3月1日),高宗退到吴江县;金人陷沧州;己未(初十,3月2日)高宗退到秀州(今嘉兴);庚申,再退至崇德县;壬戌(十三日,3月5日),驻蹕杭州;金人陷晋宁军;癸亥(十四日,3月6日),高宗下《罪己诏》,求直言;乙丑(十六日,3月8日),赦死罪以下囚,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惟李纲罪在不赦,听从黄潜善建议,加罪李纲以取悦金人;戊辰(十九日,3月11日)金人焚扬州后撤离,陈彦渡江袭金残兵,收复扬州;三月,高宗在扬州,宦官擅权,引起苗傅不满,刘正彦怨招降剽盗而赏薄,其他将领也不满。癸未(初五,3月26日),群起逼高宗逊位之举,至四月初一(4月20日)高宗才得以复位;六月乙亥(二十八日,7月16日),金人陷磁州;七月辛卯(十五日,8月31日),升杭州为临安府。九月初一(10月15日),得报

金人正在组织水师,将进犯江、浙;辛亥(初六,10月20日),高宗到平江府;壬子(初七,10月21日),金人陷单州、兴仁府,遂陷南京;丙辰(十一日,10月25日),金人陷沂州;甲戌(二十九日,11月12日),金帅娄宿犯长安;十月癸未(初八,11月21日)高宗退到杭州,又往浙东退避;庚寅渡浙江;壬辰(十七日,11月30日)退至越州;戊戌(二十三日,12月6日),金人陷寿春府;庚子(二十五日,12月8日),金人陷黄州;辛丑(二十六日,12月9日)过江,又自大冶县进逼洪州;十一月戊申(初四,12月16日),金兀术陷和州;己酉(初五,12月17日),金人陷无为军;丁巳(十三日,12月25日),金人陷临江军;戊午(十四日,12月26日),金人陷洪州,抚、袁二州投降;庚申(十六日,12月28日),金人陷真州;壬戌(十八日,12月30日),金人犯建康府,陷溧水;癸亥(十九日,12月31日),金人陷太平州;丁卯(1130年1月4日),金人犯吉州,又陷六安;己巳(二十五日,1月6日),高宗从越州至钱清镇,庚午(二十六日,1月7日),复还越州;辛未(二十七日,1月8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下称《建炎要录》)卷30曰:高宗“遣张公裕往明州募舟户”;兀术入建康府。十二月己卯(初五,1130年1月16日),高宗到达明州(今宁波,府治在鄞县),曰:

“上次明州。提领张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

壬午(初八,1月19日),决定航海避敌;而禁兵张宝等不服从航行的命令。《建炎要录》曰:

“是日定议航海避敌。执政请每舟载六十卫士,人不得过(带)两口,卫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两者如何去留?诉于主管禁卫人内侍省都知陈宥,宥不能决。宰相吕颐浩入朝,卫士张宝等百余人遮道问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语不逊。颐浩诘之曰:‘班直平日教阅,何尝有两箭上贴。今日之事,谁为国家死战者。’众欲杀颐浩。参知政事范宗尹曰:‘此岂可以口舌争?’引其裾入殿门。门闭,众不得入。上谓辅臣曰:‘闻人情纷纷,不欲入海。缓急之际,岂可如二圣不避敌,坐贻大祸。今日以御笔谕

之。’颐浩与参知政事王洵捧御案近御座前，上御翰墨抚谕中军。人情稍定，遂山呼于殿门外。上密谕宰执曰：‘此辈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军甲士五百人于后苑，卿等翌旦率中军入朝，捕为首者诛之。’颐浩退，密谕中军统制辛企宗及亲军将姚端，令阴为之备。癸未（初九，1月20日），执政早朝，命御营使司参议官刘洪道部兵在宫门防变。而中军及姚端已整跸于行宫门外。二府引中军人，遇直宿兵卫皆擒之。其徒惊溃，或升屋，或逾墙遁走。上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弯弓手发二矢，中二人，坠于屋下。其众骇惧，悉就擒。”甲申（初十，1月21日）诛“张宝等十七人于明州；内侍省都知主管禁卫陈宥责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除行门外，其众降隶诸军。”

乙酉（十一日，1月22日），兀术陷临安府；己丑（十五日，1130年1月26日），高宗乘楼船往定海方向退避（今镇海。按：高宗退至明州，即明州治所鄞县在丙子，离开鄞县至定海在己丑。这样高宗在鄞县共留驻了十五天）。

《建炎要录》曰：

“己丑，上幸定海县，参知政事张守收后。前一日，台谏请对。上谕以不得已之意。夜，谍报：敌逼临安，知越州李邺奏至。是日，天雨。群臣入朝至殿门，有旨放朝，惟执政入对。上于御袍中出邸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马出东渡门登楼船，宰执皆从之。诏止亲兵三千人自随，百官有司随便寓浙东诸郡。时上既废诸班直，独神武中军辛永宗有众数千，而御营使吕颐浩之亲兵将姚端众最盛，上皆优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参知政事范宗尹曰：‘敌骑虽百万，必不能追袭，可以免祸矣。’上曰：‘惟断乃成，此事是也。’”

癸巳（十九日，1月30日）。按高宗在今镇海留驻了五天，高宗到昌国县（今舟山）；乙未（二十一日，2月1日），金人屠洪州；戊戌（二十三日，2月3日），金人陷越州；庚子（二十六日，2月6日），高宗在今舟山留驻了八天，高宗向台州、温州方向退去。《建炎要录》曰：“上发昌国县。先是金分兵犯余姚。知县事李颖士募乡兵数千，列旗帜以捍敌，把隘官陈彦助之。敌既不知其地势，又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彷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由是上得以登舟航

海。进颖士两官,擢通判越州。辛丑(二十七日,2月7日),上舡舟白峰寺。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行仅数十里云。”

四年正月甲辰朔(初一,2月10日),高宗所乘御船碇泊海中。

乙巳(初二,1130年2月11日),金人犯明州,张俊及守臣刘洪道击却之。这一仗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十三大胜仗之一。这一战役,王应麟《玉海》^[2]卷135《官制·褒功·乾道定十三战功》曰:

“四年正月乙巳,金犯明州,由高桥攻西门,俊守备甚设,与洪道坐城楼上,遣杨沂中等出精兵击之,金北奔,俊急令收兵,虏拔寨去。”

《建炎要录》曰:

“建炎三年十二月丙申(二十二日,2月2日),浙东制置使张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时已无舟可载。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敌,报以方聚集遣行。上赐俊手书,许以捍敌成功,当封王爵(按:时高宗已至昌国,许诺张俊封王手书,疑是高宗事先安排)。俊纳侠士刘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敌。相如者,初以募人入卫王室,枢密院借补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劝谕迎敌。士皆思奋。俊军士在明颇卤肆掠。时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皆遭焚劫。”

按:“颇卤肆掠”、“环城三十里皆遭焚劫。”明州百姓,在遇敌之前已遭受官兵之掠劫。

《建炎要录》曰:

“癸卯(二十九日,2月9日),浙东制置使张俊与金人战于明州,败之。先是金遣兵追袭乘輿,至城下,俊遣统制官刘宝与战,兵少却。其将党用、邱横死之。统制官杨沂中、田师中、统领官赵密皆殊死战,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率所部以舟师来助,知州事刘洪道率州兵射其旁,遂大破,败之。杀数千人。敌自城下呼请遣人至寨中计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敌释甲与语,欲如越官吏投拜。俊拒之。”

《中兴圣政龟鉴》^[3]曰:

“明州之战,金自高桥攻西门,并兵并进,势亦亟矣。张俊忠